

粹芬
閣版



唐文治序
蔣伯潛解

語譯
廣解

四書讀本

一

大學中庸

敬明書局印行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刊行序

余幼讀四書，僅能上口，聖賢微言大義，無從窺見其一二。輟學經商，在上海與夏莘芳先生辦商務印書館，又與陸費伯鴻先生創辦中華書局，未幾又創辦世界書局，四十年中，無不與書業爲緣。其中茹苦含辛，垂成而敗者不知凡幾，而總其大要，無不立業於艱困之際，成功於奮勤之中，乃知困難之來，正天所以玉成吾人也。同時佚豫嬉樂，足以肆志，而疏忽粗略，卽爲敗事之根。斯時回味四書中一二語，遂覺無不深中肯綮，可見聖賢救世之心，發爲言論，垂訓萬古，非無故也。急欲得其意趣，而學淺才疏，未能會通，因請同邑王端塵先生爲之講解，先生學識富豐，究心經學，每多創獲，解釋尤不厭往復再三，曲譬善喻，務在發其蘊積，開其茅塞。更覺以前種種經過，或困於心智，或局於論量，或囿於淺見，或昧於時勢，未能應付得當，有時心旌搖搖，無所適從，皆見理不明，讀書不多之故也。歲月空過，老大徒悲，每一念及，爲之慨然興歎。今聽先生講解，乃知聖訓出於體驗，事業根於學問，立身之本，誠正二字足以盡之；處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百川以海爲宗，羣言以聖爲宗，否則詞華雖工，亦徒以飾筆悅娛心意而已，非所以立己立人也。當一二八滬戰發生時，炮火

連天，鳥無靜枝，魚無恬波，老弱填於溝壑，妻子散而至四方，景象之慘，亙古罕見，思彼孔孟二聖當春秋戰國之世，暴亂日作，欲救以仁義，而時君皆迂視之，不得行其道，乃退而授徒著書，以遺後人，時至今日，四書非救人之藥石乎？因又請王先生演爲廣解，期業務之暇，資以自習，總念聖人之言，如菽粟布帛，皆人心之所恆具，天理之所常在，爲父兄者，苟得此一帙，置諸案頭，便足教其子弟，人人能教其子弟，則社會國家可臻於和平；而一切爾詐我虞，殺人越貨之行爲，皆可免除，豈特堯舜小康，大同盛世，庶幾近之。版既毀，名曰廣解四書讀本。復慮義有未周，理有未契，曾請碩學名儒，一再校訂，入一三事變以後，又請富陽蔣伯潛先生重加譯述，蓋余自經營書業，出版書籍數十萬冊，從無若此書之慎重者，以深知聖人之言，皆吾人日用之珍，身由之而修，業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興，譯得其當，理隨事解，語或乖迕，差以千里，不可不慎也。稿既成，因易名爲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嗚呼！經師難遇，經師尤以通俗爲難，若蔣先生之所譯述，庶無間然矣。又事變以還，人心多懷疑懼，書業尤呈緊縮狀態，甚者痛心於當前之損失，日夜憂歎，不知所措，余皆深非之，卽世界書局總廠被佔，損失達數百萬金，余亦未嘗置念；而日日思所以自勉者，惟此後如何計畫，現時如何努力而已！卽在同孚村粹芬閣延聘通儒學者，編撰羣籍，數年

之間，成數百萬言，此書卽其一也。天不假緣，衰病侵尋，深懼溘然奄化，無以見余之志，故先將此稿付兒子志明印行。大地沈霾，兵禍未已，深願世人手此一編，以爲立身行事之標準。上列朱子集註，末附分類索引，皆所以便學者之研討，且進以求聖人因時立言，隨機教化之旨，所得豈不更多邪？所望讀者勿以偏見自專，勿以斷章取義，勿以附會趨時，勿以違聖爲高。余老矣，儼天之幸，得以康復，更當盡力書業，萬一不起，卽以此爲一生出版之紀念。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粹芬閣主人紹興沈知芳序

蔣維喬「粹芬閣四書讀本」敘

粹芬閣主人沈知方先生三十餘年前商務印書館之老同事也。當時先生主發行所，余主編譯所。雖同一機關以職務攸分，乃不克朝夕相見。因此先生之學問志趣，亦不得其詳。但知先生之精明強幹，既立功於商務，後即創辦中華書局。又辦世界書局，至今此兩大公司，屹然與商務鼎足而三。屢經戰亂，營業未蒙停頓。先生之功，有足多焉。先生既歿。哲嗣志明，能世其業，兢兢焉繼志述事。以先生平日最服膺之粹芬閣四書讀本，印行公世。俾學子得自修善本，豈唯表揚先德，抑亦嘉惠士林，一舉而兩善備焉。昔趙普以半部論語佐宋太祖得天下。余乃恍然於知方先生事業之成就，決非偶然，其根本所在，實得力於四書也。志明以是書出版，屬爲弁言，因述余與先生之關係如此，至於讀本之內容，則唐蔡諸敘已詳言之，可勿贅矣。

民國三十年三月 蔣維喬 敘

廣解四書讀本足為世學津梁
即曾誦熟誦者亦資印證

呂思勉

唐文治「粹芬閣四書讀本」序

數十年前。英公使朱爾典回國時。福州嚴幾道先生流涕送之。以中國之
貼危也。朱公使語之曰。中國無慮危亡。可慮者。吾歐洲耳。嚴訝而詢之。朱
曰。中國有寶書。發而讀之。治平之基在是矣。嚴詢何謂寶書。朱曰。四書五
經是矣。而四書爲尤要。嗚呼。外人之尊吾經籍若是。而吾國忽焉不講。豈
非大惑不解者耶。庚辰季秋。沈知方先生哲嗣以粹芬閣四書讀本見。跡
屬爲序言。余受而讀之。原書蓋知方先生主稿。而蔣君伯潛佐成之。蔡君
可園爲之序。書成。適值知方先生花甲之辰。可謂最高尙之紀念。是編雖
間雜語體。然爲淺近易解起見。其苦心可諒也。其中索隱。皆有獨得之處。
而分類一部。尤能提綱挈領。爰申其意而爲之序。

論語一書。爲道德之淵藪。政治之綱領。與修己治人之道。悉備於此。近今
學子。多有未讀論語者。若不知分類研究之法。何由得其門徑。清阮文達
嘗採取論語言仁各章。別爲一篇。余仿其例。擬分十類。曰學。曰孝。曰仁。曰

信曰政曰君子小人之辨曰六藝論曰教育立品準曰人心風俗鑑曰至聖救世不遇略史而學孝仁政四者爲尤要。非孝無以爲學。非仁無以行政。比類讀之。別其爲淺爲深。爲精爲粗。而研究之力行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謂君子儒矣。

或疑居今世而論古大學。不免近於迂闊。不知自古以來。學制隨時變更。而學道則萬世不易。孟子論學校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倫者。明德之效。小民親於下。親民之效也。列爲三綱領。分爲八條目。格致誠正。其全體也。修齊治平。其大用也。古本大學。列誠意章爲修身之本。而誠意尤在謹好惡。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起。其後正心章。有所好樂。有所忿懣。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治國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平天下章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反之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皆以好惡爲綱維。而篇末則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又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嗚呼。可畏哉。治國者其懷之哉。

中庸精義。具於首章。性命本源。不在空談。而在力行修養。其大要有三。曰涵養。曰省察。曰擴充。涵養者。戒慎恐懼。寂然不動未發之時也。省察者。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慎獨之功。未發將發之時也。擴充者。已發之驗。致中和之要。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彌綸輔相之力也。而下篇則歸結於至誠。不誠則無物。誠僞之界。人心生死之判也。誠故能成己成物。而心日以純。不誠則自用自專。而心日以死。余於自著中庸大義序中已明揭之。又作中庸首章五辨以精研之。中庸準周易而作。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在斯乎。孟子生戰國之世。目覩戰爭攻殺之慘。慨然曰。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也。今世一大戰國也。吾輩志在救人。非熟讀孟子之書。闡發其學說。不爲功。余嘗分孟子爲十類。曰孝弟學。曰尊孔學。曰心性學。曰政治學。曰貴民學。曰非戰學。曰文辭學。曰外交學。曰雄辯學。曰氣節學。人心陷陷於利。安其危而利其菑。故七篇之始。首辨義利。大聲疾呼以救之。其篇末敘道統之傳。而先之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民生胥漸。泯泯棼棼。正氣一振。則邪氣自消。所以提倡而廓清之者。非吾輩之責而誰責哉。

余嘗有言。救國先救民。救民先救心。而救心大要。當訓練國民之知覺。知覺宜清而不宜昏。宜通而不宜滯。宜先而不宜後。若事事落於人後。國之所存者幸矣。孟子言良心。言良知。又引殷元聖之言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靈警之謂也。然惟知覺之善良者。乃能靈警。否則爲機變之巧矣。論語季氏篇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在九思章前。是知覺在思想之先矣。中庸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是知覺在力行之先矣。大學言致知格物。鄭君解之曰。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朱子解之曰。推及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皆合外內之道者也。明王陽明先生解之曰。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引孟子之說以釋大學所謂由善而至於靈警也。今日欲求救心之法。當以陽明學爲主。余嘗著陽明學術發微。竊願學者讀之。救心以救民。救民以救國。質諸邦人君子。或不迂視吾言。太倉唐文治茹經序於海上南陽寓廬。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序

沈知方先生既卒之明年其子志明持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請序於余余與沈氏有姻婭之雅顧未識先生也志明且以粹芬閣藏書目贈乃知先生平昔收藏富不惟詩書啓後而將以先覺覺世之後覺者也低徊之不忍置先生之於是書也自序曰聖訓出於體驗事業根於學問立身之本誠正二字足以盡之處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嗚呼余二十五歲而孤當先君子易簣之日執吾手曰克齊之道孝弟夫子之道忠恕持此以往庶乎可以為人余深誌之不敢忘及建光華大學其始也以知行合一為校訓其後易以格致誠正先生所謂誠正忠恕者適相合焉烏得無言先生又言四書非救人藥石乎身由之而修業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興譯得其當理隨事解語或乖迕差以千里嗚呼天生孔子為萬世師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子子思孟子皆得聖人之一體其言所以救時也自春秋以迄戰國天下汶汶矣其禍始於身之不修故孔子曰修己以安人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孟子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而後身而事之建政之成教之興皆其責焉危矣哉重矣哉故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然則四書者其修身之本與由漢以來注四書者眾而集大成於紫陽朱子謂紫陽不講訓詁而學之為效習之如鳥數飛其注論語開宗明義精切如此謂紫陽再三易稿求無弊而已聖意精

後不知中人以上可以談上聖人多為中人以下言也高而無當異取焉余自幼熟讀四書而學庸論語且讀朱註及長取孫夏峯四書近指李二曲四書及身錄黃薇看論語後集更讀之益有以發揮旁通然非所以語初學也先生於四書可謂勤矣先之以王陽明先生之講解促之以碩學名儒之校訂終之以蔣伯潛先生之譯述廣采漢宋諸家之說間為朱註補正其兢兢於語或乖迕差以千里者誠鄭重之也雖然非王蔣諸先生好學深思精心估撰使讀者明白曉暢而得津逮之功何能成先生之志哉惜乎書出而先生逝矣然書在而先生不死矣抑余尤有言者曾南豐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害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今也利害得失之間顯著於寰海矣豈惟中國哉而中國自唐虞三代而下莫不有學其人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也者小而六藝大而天下國家無所不包形上形下格致興誠正並重其學詩也興觀羣怨而外必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又豈以空疏無具之躬漫焉而談民人社稷哉今海外且譯四子書矣彼豈無所見而為此迂闊乎亦知其有不可少也人以為不可少而我忽之真矣况斯讀本明易淺近溫故而知新下學而上達古之誥錄求人人能曉其意非異也吾願學者手此一編以正其心以修其身以端其趣以去其蔽指之天下國家其本既立知識技能亦遂之而餘裕矣賢諸邦人君子以為何如

民國三十年四月鄧張青鏞序并書



程朱四書集義

戊己之天下大亂東南僅上海一埠以孤國租界得以存之
自楊都督人之耳者大破之震撼與夫啼飢殍寒
之聲之慘且烈也嗚呼此誠千古未有之劫也
我余與知方先生朝夕相見未嘗不憂然傷懷而欲福變
之身之有自也癡狂不若一旦損壞以至於此夫豈吾
人之所逆料哉雖我有所見但盡其力而不敢於今
日又安知不為天下後世法彼孔孟不允垂於世而著書
立說諄諄焉惟恐其不盡也數千年來斯文日星之
宋儒所集之四子書蓋尤其精粹者也東方諸國人士
奉誦不綴上之競之以修飾治平為立身行事之法
至於今日反以激成大變之教伐為事修孔孟而生於世
者知其痛心疾首為何如也此固不僅一時一國之事也
學術之界域道義之畔岸以其真際者即為世界

人類之純時。西方有聖人也。東方有聖人也。或謂其機械。以第
人力。或稱德義。以純後世。所以為聖者不同。而辨之振
今之心。固未有也。也是宜取而誦之。詳以考之。使人。即
於大同昇平之世。而無後禍。多之生。其志弥大而心弥苦。其
之近。迂而若理。實最親切而有味也。諸通人。亦之解釋。蓋再
度矣。維茲孔孟。微之。大義。固未易盡也。能得真儒。為之
修訂。殆未恆有之意。而子孫為我國之乎。既而日多。年以
六十生。年矣。可紀念者。此者。成即。為最榮耀。之紀念。品也。余方
踐踏。之。言。以。應。適者。受伯潛先生。倉皇。自。官。陽。避。難。未
渡。余。因。以。諸。閩。教。月。而。書。成。豫。仲。印。希。之。年。即。知。方
先生。周。甲。之。期。也。於。是。三。人。視。之。而。笑。乃。而。之。敘。亦。以。出
大。礪。初。之。中。迂。調。有。如。吾。三。人。者。嗚。呼。二。十。八。年。七。月。廿。二
日。敘。於。上。海。韓。家。河。

可園為余冠洛



蔣序

二十五年冬粹芬閣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園之紹介訪余於西湖余與先生始相識翌年春余左足以跌仆廢及秋中日之戰起杭州富陽相繼陷匿山中逾半歲以可園之招避地來滬得復與先生相見前年冬先生出四書廣解稿謂曰四書者余童年之所習也及長寘之胸臆不敢忘今老矣閱世久益覺其可寶小之一人之身心大之家國天下莫之能違也注家雖多要以朱子爲能發其義蘊而病後生之未能盡喻也釋以今語應有裨於初學是稿經通人筆削已非一次今以就正願爲之潤色焉余以可園故又見其意之誠也許之避地蟲處無故籍可資參考僅就平時記憶所及采漢宋諸家之說繹述朱注間亦爲之補正而下筆未能自休蕪雜之譏知所難免越半載始殺青時先生已臥病余亦以用力過勤病腦甚劇幸可園爲之校閱補苴始成是編耳先生病中猶殷殷念及是書曰將印行爲周甲之紀念嗚呼孰知今茲方排印成書而先生之歸道山已一年乎哲嗣志明以書成告且請序其端適余以覆車折左臂杜門養疴爰爲述其概略如此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富陽蔣伯潛序於滬西鶴寄廬

孔子傳

蔡巧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縣。時爲周靈王二十一年。父叔梁紇。母顏氏徵在。孔子生三歲而父歿。兒時游戲。喜歡陳俎豆。做祭祀的禮儀。年十七。爲大夫孟釐子所愛重。孟釐子的兒子懿子就請他教禮。

後來做季氏的委吏。司職吏。又做司空。但不久就離開魯國。游歷齊宋衛三國。都沒人歡迎他。又至周。問禮於老聃。回國以後。弟子就漸漸的多了。他又到齊國。爲高昭子的家臣。齊景公很欽佩他。想封他以尼谿的田。齊相晏嬰和孔子道術不同。反對他說。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意思是說儒家繁文縟節。不能叫全國的人都學著。後來也終於沒有成爲事實。齊大夫之中。也有因妒嫉他。而要想害他的。他就從齊國回來。這時魯國季氏專權。陪臣執政。他就不想做官。只在家裏修詩。書。禮。樂。一時從遠方來受業的很多。但當公山不狃在費反抗季氏的時候。也來請過他。他很想去。以爲借此可以發揮發揮自己的理想。但弟子中卻有不贊成的。後來也沒有成功。到後魯定公要孔子做中都宰。做司空。做大司寇。他做大司寇的時候。適值齊國要求和魯公

相會。孔子以齊是個強國。魯常常受他的欺凌。心中有些不放心。就對定公說道。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定公聽他的話。因具左右司馬以行。和齊侯相會於夾谷。於那地設一壇位。土階三級。兩國君主揖讓而登。獻酬爲禮。儀式還算隆重。不久就有齊的官員走了上去請求說。

「請奏四方的音樂。」

齊景公點一點頭。接著就有一批萊人。手裏拿著旂旄羽袂。以及矛戟劍櫓之類的軍器。鼓噪而進。孔子一見不對。立刻站了起來。跨上土階二級。舉起手來說道。

「現在兩國君主以友誼相會。爲什麼要用這種粗獷的音樂。請齊國的官員重新換過。」

那官員當作不聽見。側着頭。儘管自己談天。孔子卻不慌不忙的。很莊重的對齊君看看。又對晏嬰看看。這樣一來。他們心中卻覺有些慚愧了。就立刻命令萊人回去。

但齊國的一個官員又走了上去說道。

「請奏宮中的音樂。」

景公回答一聲「好」。就見一班奇形怪狀的戲子。舞蹈著前進。孔子一看。這又是侮戲齊君的。於是急急忙忙的跨上了土階。高聲的說道。

「匹夫而獎惑諸侯者罪當誅。請有司用刑。」